

※錢謙益文學研究專輯※

「錢謙益文學研究專輯」前言

嚴志雄*

明清文學研究日益受中外學界重視，而明清之際，錢謙益(1582-1664)以詩文及議論雄於時，執文壇牛耳前後達五十年之久，係明末清初（十七世紀）文學潮流滄遞、轉變的關鍵人物，影響有清一代文學發展既深且遠，極有深入研究的必要。為進一步深化對錢謙益之研究，並配合本所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所內重點研究計畫「明清文學經典的建構、傳播與轉化」的開展，本所特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上旬舉辦「錢謙益詩文研討會」，以收凝聚力量、拓展研究視野之效。鑑於有關錢謙益的生平、行事、歷史評議等問題，學界過去已累積了相當成果，是次會議乃以錢氏個人之詩文創作特色及其相關問題為中心議題。海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八篇，本專輯包含其中五篇，茲將專輯中各文重點略述如下：

自一九八五年起，錢仲聯先生標點、校勘的《牧齋初學集》、《牧齋有學集》及《錢牧齋全集》相繼問世，用者咸稱方便。吳宏一教授〈「榛苓」與「先王之詩」——錢仲聯標校牧齋集商榷之一〉一文論析錢先生對《牧齋初學集》所載瞿式耜〈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〉文中「榛苓之懷美人」及「其斯為先王之詩已矣」二語所作之校訂。錢先生判清末邃漢齋本《初學集》中此二語有手民之誤，於義未安，乃訂「榛苓」為「采苓」、「先王」為「先生」。吳教授論文「揆之本文、驗之他書」，檢討邃漢齋本及錢本所涉及的種種文義問題，並提出二本孰優孰劣的意見。吳教授論證，就《詩經》及錢謙益同代詩人的用例及寓意而言，「榛苓」似不煩改字；至於「先王」一語，吳教授指出，應置諸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史記》精神上的傳承中理解，如易以「先生」，上下文連讀，頗有窒礙之感。

謝正光教授讀錢謙益《有學集》所載〈跋酒經〉一文，感其文辭簡約而其旨

* 嚴志雄，本所助研究員。

博，蘊藏錢氏畢生對酒與仙、佛之認識，遂通檢《初學》、《有學》諸集相關詩文，「欲於日常細微之處，略窺其隱曲之情」，撰成〈錢牧齋之酒緣與仙佛緣〉一文。謝教授考論錢氏之酒緣與明清之際之飲酒風尚；錢氏詩中所謂「仙家酒」與「佛門酒」之意蘊；乃及錢氏之仙緣佛緣與乎酒與色等問題。謝教授通過此數議題的討論，揭發錢氏心理中一大矛盾，即其平生對現世權位榮華之追求未嘗一日或已，惟同時，又對宗教上的仙境佛境無限嚮往。此二者之交涉，衍成錢氏晚年所製詩文，多「取出世間妙義，寫世間感慨」的一大特色。其詠酒諸什，衆體俱備，而記事與虛擬交錯：記事之中，暗寓寄託，多涉當世大事及人物，不無政治微言；虛擬之詞，事關仙佛，其中衍為往因託世之說，端欲彰顯其於今世安身立命之所在。

汪榮祖教授〈錢牧齋的史筆〉一文，論錢氏之史學思想、歷史價值觀、治史風格與體裁，以及書寫方法。汪教授指出，錢氏史學繼承中國史學經史一體觀，以經為史之指標，但對前人所治經史之學亦頗有批評匡正，而對時人治史病弊之批評尤為嚴正。而以經史為一體，史論或托古喻今，詩文可暗寓寄託，二者精神會通，指向經世致用的目的。至其史筆風格，以馬、班自許，尤敬服史遷，不刻意區別文筆史筆，講究歷史敘事的文學性結構。「傳神」與「傳真」之間，錢氏傾向前者。汪教授進而分析錢氏的明朝開國史，指出今傳錢著《國朝群雄事略》顯係長篇，匯聚排比史料，並為校勘考核，判別真偽，偶作按語。錢氏秉筆，於權衡正統與政權合法性之際，每有諱而不隱之意；考史細密，可見之於其以詩證史。最後指出，錢氏史學實已奪乾嘉考據先聲，而近人陳寅恪以詩證史之箋證風格亦頗受錢氏影響。

錢仲聯、嚴明教授合撰〈錢謙益詩中的棋喻〉一文。錢氏《初學》、《有學》、《投筆》諸集，詩作內容涉及奕棋者逾七十首，全篇專詠圍棋者凡三十，數量之多，在中國詩人中罕見其儔。奕棋固為明代文人風尚，而〈棋喻〉一文指出，更重要的，在於錢氏往往藉棋枰之詠抒發情緒、談古論今、評議時政；又或以棋為喻，比擬時局發展，寄託其復明願望。後者以《投筆集》所載步杜甫原韻的《後秋興》十三疊為最堪玩味。據〈棋喻〉一文觀察，在此十三疊中，每一疊的第四首都以弈棋比喻復明運動的發展。此十三首七律前後呼應，自成體系，其抒情基調繼承杜甫原作，而共同主旨即每一首的首聯與尾聯中最後一字的組合：「悲」與「思」，「合起來就是抗清復明綿延不絕的深沉悲思」。〈棋喻〉一文認為，錢氏步杜甫詩韻而取神棄形，特具錢氏悲憤之思，為其詩藝顛峰之作。

拙文〈錢謙益攻排竟陵鍾、譚側議〉的出發點，在於思考：竟陵與錢氏的代

興，是明末清初文學場域的重大事件，標誌著詩學典範斷裂性的變革。竟陵之詩於晚明風行三十餘年，但自錢氏奮起而攻之，清初以降，對竟陵的議論幾乎全都是負面的。錢氏之論，緣何有如此鉅大的殺傷力？竟陵之後，錢氏繼起執文壇牛耳，我們又當如何理解錢氏異軍突起、成功帶領文壇走向另一方向這現象？拙文嘗試擴大可能的批評語彙及概念，援用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（布迪厄）文化社會學中「文學場域」（the field of literature）理論的一些批評元素展開論述，將竟陵詩學置於明末清初文學／文化建構、生產、接受的語境裏，理論性地檢討錢氏對竟陵的批評，揭示其背後的意識、價值、權力結構等邏輯。進而考論相關文獻的具體歷史脈絡，進一步凸顯錢氏論述中地域性、時代性及史論性的向度。

論文專輯之後附以〈錢謙益文學研究要目〉，係至二〇〇四年六月為止所知見，與錢謙益文學研究有密切關係之論著要目。

附識：錢仲聯教授與嚴明教授合著上述論文參加會議（由嚴明教授來臺宣讀）。會議期間，卻傳來錢教授仙逝之噩耗。〈棋喻〉之製，不意竟成錢教授遺作。哲人其萎，與會諸學者及同仁咸表哀悼。